

DOI: 10.12361/2705-0866-05-01-114868

林鷲峰《本朝通鑑》的史学研究淺探

史 磊

二松學舍大學, 文學研究科, 日本·東京 1028336

【摘要】《本朝通鑑》是從日本神代到慶長十六年(1610年)的編年體通史。通過對序文的分析從而了解林鷲峰修書的大致過程。接着從編者意圖、修書凡例和引用書目的中國書籍三個方面考察《本朝通鑑》對中國史書的受容。最後表明:《本朝通鑑》效仿中國史書的體例和編修方法,是中日史學交流的傑作。

【關鍵詞】《本朝通鑑》; 通鑑學; 域外漢籍

A Historical Study of Hayashi Gahō's 'The Honchō Tsugan'

Shi Lei

Nishogakusha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Literary Studies, Tokyo, 1028336 Japan

[Abstracts] The Honchō Tsugan is a book on the history which was finished in 1670. Then it examines the acceptance of The Honchō Tsugan to Chinese history books from three aspects: the author's intention, the rules of compiling books and the reference books. Finally it shows that The Honchō Tsugan imitates the style and compilation method of Chinese history books, and is a masterpiece of Sino-Japanese historiography exchanges.

[Keywords] The Honchō Tsugan; Tong Jian Study; Foreign Books Written by Chinese

1 林鷲峰其人

德川幕府實行“以文治天下”,史書編修工程就是該施政方針重要的一環。這其中,林羅山、林鷲峰父子編修的《本朝通鑑》,不僅詳細記載了日本通史,更是明確肯定了德川幕府創立的正當性,其重要意義不言而喻。

林鷲峰(1618年—1680年),名春勝、恕,字子和、之道,号春齋、鷲峰、向阳軒等。林鷲峰是林羅山第三子,出生於日本京都。他深受德川四代將軍德川家綱重視,寬文三年(1663年)獲得弘文院學士稱號。查閱《國書總目錄》可知,^[1]林鷲峰現存著作共有204種,可謂筆耕不綴。特別是《本朝通鑑》,經歷半個多世紀的編修,是林家三代人堅持不懈之作。雖然遭遇了明曆大火、林羅山含恨病故、林梅洞英年早逝等變故,也遇到了史料、人員和資金不足等困難,但林鷲峰堅持不懈最終完成。《本朝通鑑》所有草稿皆經林鷲峰親自審定,足以一窺林鷲峰的史學思想。

2 《本朝通鑑》的編修經緯和構成

2.1 《本朝通鑑》編修經緯

林羅山自幼通讀《通鑑綱目》,一直立志效仿朱熹,為日本編修一部類似的綱目類史著。日本元和四年(1618年),林羅山改《國朝綱目》為《本朝編年》,開始學習《資治通鑑》編年體敘事風格。日本正保元年(1644年),德川三代將軍德川家光命林羅山編修日本通史。林羅山領命之後,先完成了從神武天皇到宇多天皇的草稿,並在同年十月十四日獻給了幕府。但不幸的是,日本明曆三年(1657年),因明曆大火相關草稿毀於一旦。林羅山也因自宅及書庫焚毀而備受打擊,四日後離開人世。^[2]

日本寬文二年(1662年)十月三日,德川四代將軍德川家綱在老中酒井忠清的建议下,命林羅山之子林鷲峰繼續完成《本朝編年錄》的編修工作。到寬文四年(1664年)十月,酒井忠清下达史料收集的命令,增加編修人員名額,確定編修人員月俸,模仿《資治通鑑》,改《本朝編年錄》為《本朝通鑑》。同年十一月一日《本朝通鑑》的編修工作正式開始。編者在各自完成所負責的部分後,所有草稿皆經林鷲峰審定。林鷲峰把其父林羅山的《本朝編年錄》作為《本朝通鑑》正編四十卷收錄進來。最後,經過

七年審定,寬文十年(1670年)十月十八日獻上。

2.2 《本朝通鑑》構成

《本朝通鑑》是從日本神代寫起,到慶長十六年(1610年)為止的編年體通史。由首二卷、前編三卷、正編四十卷、續編二百三十卷、提要三十卷、附錄五卷,總計三百一十卷構成。另存《國史館目錄》十八卷。《國史館目錄》是林鷲峰所寫日記,在忍岡(現日本東京都上野恩賜公園內)的府邸內設置編集所,稱為“國史館”。該書詳細收錄從寬文二年(1662年)到寬文十年(1670年)年之間與編修《本朝通鑑》有關的信息,對於研究《本朝通鑑》有着極高的史料價值。

3 《本朝通鑑》的序文

現存《本朝通鑑》序文如下:

竊聞本朝置國史,始履中天皇。然世遠悠悠,其書不傳。故以豐聰之筆,安麻呂之記,舍人之紀,為國史之首。而來真道繼繩緒嗣良房基經時平相繼撰錄,起於神代而自神武至光孝五十八朝事蹟,昭昭乎。唯惜緒嗣之所編,闕而不存。然猶有略記之遺,則可以槩見焉。正保年中先大君大猷公萬務之暇,命儒臣侍讀民部卿林道春,參考《日本紀》以來國史,刪繁取要,補闕拾遺,且加字多一朝,纂集為四十卷,號《本朝編年錄》,就久世大和守源廣之,獻呈之。而將輯醍醐以來,然無正史可據證,以遺書難私求。故姑闕筆,而待鈞命之再降。不幸遭國哀,加所獻之四十卷,罹丁酉之災,既而其身亦沒矣。然幸有草本在僕家,逮寬文甲辰之秋,令大君幕下命僕修續編,而併先人所編,賜名《本朝通鑑》。僕不堪扞躍,乃取草本,校勘數遍,訂正魚魯,新加訓點,與續編共謹獻上之。唯喜先大君之盛舉,垂於萬世。而先人之微功,不永朽也,乃知是亦今大君重熙累洽之餘耀也^[3]。

現存《續本朝通鑑》序文如下:

夫以,繼絕興廢者,治世之盛事也。幹蠱濟美者,洪業之餘烈也。恭惟,先大君大猷公,辱命僕先人林道春,修《本朝通鑑》。自神武至宇多五十九代,編輯小成,獻幕下,備台覽,可謂治世之盛事也。猶惜其未大成也。寬文四年甲辰之秋,今大君幕下,揚繼志之孝名,隆重編之鈞旨,可謂洪業

之餘烈也。於是命有台命，而擇永井伊賀守大江尚庸，奉行編輯諸務，令僕撰錄昌泰以來至慶長七百餘年治亂興衰之事，賜名《續本朝通鑒》，嗚呼，僕慙得先人之業，雖荷庇蔭之恩，才拙見淺，何以堪此任哉。況夫，正史闕，而實錄不存，則何以征之，何以述之。且中葉以來，治少亂多，國郡戰爭，干戈連續，絲棼瓜分，無所統括，所傳多端，所聞殊說，孰以為得，孰以為失，不知所以決定於一。然教命之重，難得辭焉。既而相攸於僕別墅忍岡，新營編輯館，以僕二男慙門生野節阪亨副之，加附書生筆吏三十餘員，各賜月俸日給，造庖廚，充口養。又建藏書庫，以求官家舊記，而聚諸方遺書。其歲十一月朔，僕率諸徒起筆，凡諸家文集日記、演史雜錄、倭字稗說、倭歌者流、禪林詩稿等，無不閱視，無不抄纂，乃至中華三韓之書，無不參考，無不採拾，而繁於各年，屢改草本，累復校讎，悉加傍訓，積成重堆，僕雖無提舉之量，不弛微力之勤，幸而犬馬之病，競義娥之陰，七易草本，得脫稿本，總二百三十卷。且倣金氏例，纂神代紀，以號前編，又顧本書不易一覽，令副僚裁提要三十卷，併目錄凡例，而尚庸達於國老前橋城主羽林源忠清忍城主拾遺阿部忠秋執政小田原城主拾遺越智正則則喜宿城主從四品源廣之土城主從四品源數直，謹獻幕下，唯冀歷乙夜之英覽，列官庫之品數也。伏惟，僕鄙陋寡聞，深恥君實，不及李燾，辱膺此舉，苟成此功，自匪四海一統之餘化，則何為遂微力哉。不堪屏營恐懼之至，若夫一字褒貶，勸善懲惡，則非所企望，然據事直書，其義自見，則豈其不為後代之鑑戒哉。由是觀之，則治世之盛事，洪業之餘烈，不在茲哉^[4]。

林鷺峰敘述了日本史書發展，表明繼承先人遺志，效法李燾的《續資治通鑒長編》，精心校對七遍，最終成書。序文最後皆寫“寬文十年庚戌之夏弘文院學士林恕謹序”，距離修書開端的日本元和四年（1618年）已經半個多世紀了，足證其家族修書志向之堅定。“僕不堪拮据……與續編共謹獻上之”，林鷺峰對其父林羅山遺留的草稿進行了校勘，熟悉了編年體史書的編修流程。前三代幕府將軍都十分重視，“加附書生筆吏三十餘員……充口養”，使編修人員有了保障；“又建藏書庫……而聚諸方遺書”，協助進

表1 《本朝通鑒》各類引用書目部數

序号	引书书目种类	部数
1	正史	12
2	神书	33
3	朝仪	38
4	家录	60
5	国字记	25
6	私记	13
7	小录	7
8	世用	9
9	诗文	18
10	将家	87
11	武门	55
12	御当家	11
13	诸系	28
14	歌书	183
15	谈丛	18
16	连歌	3
17	緇林	74
18	华韩	91
总计		765

行大规模资料收集。“凡諸家文集日記……乃至中華三韓之書”，例如红叶山文库所藏和书、诸大名家藏书、各地寺社还有朝廷的藏书，都在收集之列。根据对《本朝通鑒》引用书目的考察，^[5]各类引用书目的部数结果如表1所示。（见图1）

4 《本朝通鑒》对中国史书的受容

古代周边地区在学习汉文化的过程中，编修史书便是重要的一环。例如仿效《资治通鑒》的朝鲜史书《东国通鑒》，模仿《史记》的越南史书《大越通史》，而《本朝通鑒》也可被视为对中国史书的受容之作。这主要体现在编者意图、修书凡例和引用书目这三个方面。

在修书意图方面，最直接的证据便是上文的两篇序文。“若夫一字褒貶……則豈其不為後代之鑑戒哉”，这一句直接点出来林鷺峰修书的意图，那便是“據事直書，其義自見”。林鷺峰的“據事直書”很是符合唐代史学家刘知几所推崇的“史才三长”中“史识”的相关论述。刘氏强调的“史识”，主要是指史家的史观和笔法，也就是“善恶必书”的“直笔论”。在其所著《史通·内篇·直笔》中，“况史之为务，申以劝诫，树之风声。其有贼臣逆子，淫君乱主，苟直书其事，不掩其瑕，则秽迹彰于一朝，恶名被于千载”，直接阐明“史识”的核心就是忠于历史事实。林鷺峰作为日本儒者，能充分到秉笔直书的重要性，并把其明确写明为自己的修书意图，由此可见中国史学对其影响。

在修书凡例方面，第二则“每歲某年上，橫書干支，倣朱子綱目例；而記事之法，聊模溫公治鑒之體”，林鷺峰在此則直接表明《本朝通鑒》體例是模仿朱熹的《資治通鑒綱目》和司馬光的《資治通鑒》。第三四則，“中華朝鮮，及外國與我國交通者，及遠遊教化者，其事不傳我國，而載異域書者，採拾而記之”，這表明在編修《本朝通鑒》的過程中大量參考過中國書籍，並採其要事記錄。對於研究中日兩國交往史來說，彌足珍貴。

在引用书目的中国书籍方面，中国书籍共七五部，主要分为三大类。其中记事类，四八部；诗文集，十六部；僧事类，十一部。在记事类的四八部中，有《后汉书》等十六部纪传体史书，有《通鑒綱目》等編年體史書，有《文獻通考》為代表的政書，也有《冊府元龜》為代表的類書，甚至還有《閩書》為代表的地方志。作為一部日本史書，《本朝通鑒》引用中國書籍的種類之多，實屬不易。《本朝通鑒》一定程度上展示了对中国史书的选择和吸收，也可以把《本朝通鑒》称为是中日史学交流的结晶。

5 结语

林鷺峰《本朝通鑒》是日本江戶時代重要的一部編年體史書，體現了林鷺峰對中國史體和史法的理解和掌握，採入了大量中國史家的史觀和修撰方法，最大程度呈現了對中國古代史學的认识和运用，是中日史学交流的杰作，在东亚史学中具有独特的价值。

参考文献:

- [1] 岩波书店.《国书总目录》(著者别索引卷)[M]. 东京: 岩波书店, 1976: 749.
- [2] 林鷺峰.《本朝通鑒》[M]. 东京: 国会刊行会, 1918: 104.
- [3] 林鷺峰.《本朝通鑒》(首卷)[M]. 抄本, 东京: 国立公文書館內閣文庫藏本, 1670: 01.
- [4] 林鷺峰.《本朝通鑒》(首卷)[M]. 抄本, 东京: 国立公文書館內閣文庫藏本, 1670: 01.
- [5] 林鷺峰.《本朝通鑒》(首卷)[M]. 抄本, 东京: 国立公文書館內閣文庫藏本, 1670: 11.

作者简介: 史磊(1994.03.07-)男,民族:汉,籍贯:山西省长治市,学历:硕士,研究方向:域外汉籍。